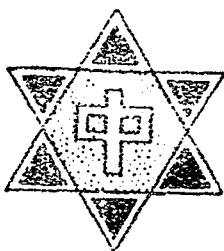


著 夢 版

天夏的麗美



1931

行印局書中大海上

美麗的夏天

美麗的夏天

一九三三年購於首都國貨商場

傅國耀作於

9.21

美麗的夏天

嚴夢 著

序言

「小品文」在文學的庫藏中，實在是一件很令人愛玩的小珍寶。牠不像議論文那麼樣地含有系統的討論和繁複的思想，也不像紀事文那麼樣地具備嚴整的局勢和巧妙的結構；而牠的內容又都是一些很習見的題材，如社會上的尋常的人物和現象，或作者本人的平淡的生活和見聞，都可以被採摭於此類文字中。就表面上看來，牠似乎並沒有什麼出色驚人的地方，好像是很容易做的。其實牠的好處就在乎應用著平淡無奇的材料來表現作者對於一個人或一件事物的敏銳的觀察，和他的深刻醃墊的感覺，看去似平淡無奇，實際上却饒有動人的魔力。而作有本人的個性，也就隨時隨地表暴於這些隨手拈來的

描寫和敘述中。不必用劇烈的煽動，自能喚起讀者的同情；不必用刻意經營的修飾，自能引起讀者的美感。曾經有人說過：「小品文之於小說，就同抒情詩對於紀事詩的關係一樣。」這句話很能表示這一類的文章的性質。明白了這一點，就知道這一類的文章，可並不如我們在初時所想像的那麼容易做了。

我響來存著一種偏見，以為要想到利用着文學的著作來做改進社會和評判人生的工具——也許這並不是我們的文學家自身所懷抱的主要的目標，但據我想來，我們的文學作品也總得要多少帶有如此的性質——大概以軟性的文學作品（Light Literature）為較易見功；尤其是在我們這個讀書的人如此稀罕的國家裏，更非如此一類的作品不能得到較多的讀者。所以我一晌以為在我們今日的文學界裏，小品文的提倡，似乎是很切要的，因為牠在各種軟性的文學作品中，更容易得到

多數人的歡迎。

這一部小品文集是我的兄弟嚴夢去年在雲居山上避暑時所作；現在南新書局主人方聯元先生預備替他刊行，叫我做一篇序言，弁諸卷首。我自己在兩年以前，偶然遇到了特殊的機會，竟然離開了黃塵撲面的上海，而舉家移寓到西子湖濱來。三數年前的形諸夢寐的願望，到如今便居然成爲事實了。一住三年，飽餐了湖山秀色，可是一直被無聊的塵務牽縛住，直到如今還沒有寫過一篇歌頌這無邊風月的文辭。我兄弟的這一部散文，總算是稍稍替我彌補了這一層的缺陷。這十八篇的文章，都能夠表現作者在那個時期裏的真實的感情，因而顯示作者的個性？就這一方面說來，總算得是有多少成功的。至於牠們在文學上的地位如何，那應當憑讀者去自由判定，我也不必再多說了。

十八年二月二十日，既澄識於初日樓。

小引

去年的夏天，也許是我的黃金時代吧！假如你們都視「黃金」爲至寶。這夏季，我是很美麗的過去了。

在那時候：

我否認了宇宙有「天堂」與「地獄」的劃分，人生有「夢」與「醒」的國界；並且古往今來，都是如此。煩惱，憂患，緊張到幾乎爆裂血管了！我很想殘忍地投一個重量的炸彈，炸毀了最後的災害尚未降臨的地球——打斷時間的綿互，得到歷史以外的不朽！

我是這樣的妬恨這個世界嗎？我是這樣的自私嗎？

梅花謝了！希望玫瑰；玫瑰殘了，就把繁榮付與榴花吧。

我擎起酒盞，邀古今的山寨英雄共酌；想請他們在醉後幫同我做這艱巨的工作！你們看吧，我捏着炸彈的手在抖了！你們可曾曉得是炸彈的最過重，還是我在胆怯呢？

晚風吹冷了熱血，終於喚起如將死的人的眷戀人世的心頭的微溫。

於是乎我就在迎暎，送月，聽風，看雨，狂歌，淺醉之中，悠悠然，忽忽然的度過了這一個夏天。

快樂的回憶，確乎是惆悵的導火線；可是，這些日子不單是快樂，而且是美麗。縱然是死去了，總還是值得我低徊追味的美麗的夏天啊！

十八，元旦，檸檬濤。

美麗的夏天

目 錄

封面畫

雷圭元先生畫

序

嚴既澄先生序

小引

一·

雲居山……………一

二·

崇高的寄託……………五

三·

雨夜……………九

四·

期待……………一三

五·

「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一七

六·

天真的樂園……………二一

七	園丁	二七
八	記憶中的月	三三
九	蛛絲	四一
十	開眼的盲人	四五
十一	受傷的孤鴻	四九
十二	權利慾的表現	五三
十三	曼殊墓	五七
十四	惡夢	六三
十五	失了南針的船	六九
十六	我的宗教	七三
十七	家駿君，你竟這樣的死了！	七七
十八	幸福之夜遊	八一

一、雲居山

是前天吧，我爲了要給我的舊稿下一番整理功夫，而且想完成一本下了許久心願而終於沒話殺青的「殘影血痕」（劇本），和一部長篇小說「愛神的箭槩」去找我的朋友杜時霞先生。

「聽說你要搬到雲居山的一位師長的別墅那裏去避暑，是嗎？」一見了他，沒有旁的話覺得比較這話更重要，所以就衝口說了出來。可是我當時所收到的，只是淡淡的一聲「是的。」我有點急了，連忙吐出來意道：「那我可以措一措油嗎？」

「自然可以。」

我這才放下了提着的心。我自知不是個卑污到人家鼻酸，自己哭



(南)

喪的人；而且我的傲氣——委實是令人厭恨的趾高氣揚的傲氣，在初投身世網的時候，也曾經討得不少的艱難困苦！這艱難，這困苦，我也明知只要在臉上裝上個把有研究的交際敷衍的笑渦，那便可以化凶爲吉。不過，我究竟是個自負的少年人，卒之不能破涕爲笑，所以常常只好硬着頭皮把牠吃下去。

是的，直至現在，我還是個不會對人靦顏強笑的傻孩子啊。可是我也居然曾經因爲這種壞脾氣而博得幾位交「中山運」的官大人們憐愛過，認爲是「才子」的「清高」。呵呵！除了山巔的積雪外，恐怕披髮狂吟的屈原，也難戴上這尊榮的金冕吧！回想起來，豈不羞答答的丟人嗎？真羞了當世的大才子！傻小子不識貴人抬舉而被貴人抬舉，不禁帶汗軒渠。

這會，也是不容易得的一個機會，「受寵」之餘，可是一點也不

會「驚」過，爲了這是友誼，不是熱昏的官場中「貴人」的抬舉。山中除却幾隻飛禽的斷續喧噪，便如死水一樣的安靖了，何必驚呢？

秀麗的雲居山，位置於城隍的西南，是不爲人們所注意的一個小山。問了好幾位不知是樵夫抑或漁翁，費了不少時間纔尋到了。兩位車夫同志已是渾身臭汗；四隻微紅的眼睛，四片喘著氣的嘴唇，都向著我張著。他們都爲了我的避暑問題而作了我的犧牲。

我自問雖不配稱爲人道主義者，但我總還有一點同情。這兩位車夫先生的生活，真如孟老爹所說的「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了！

我難過了好一會，便每人多付了一角錢；我却自恕以爲無愧於心了。因爲定要「錢」才可以「闊」，「黃金」才可以「市義」，那我不特不是孟嘗君，而且恰是「門下客」。他們却沒有什麼議論，祇是望著我笑，大概也知道這是窮人的互助，所以連謝也不謝一聲。

「英國人的家像砲臺」此公的大廈也不愧爲「禁苑」。深鎖著的重門開了，幸而沒有勢利的狗。母親不在杭州，沒有人替我留心選良辰吉日，而居然不尅不冲，（不尅門房，不冲狗。）或許是慈母已往的馨香祝禱的善果吧。

二 崇高的寄托

昨夜安頓了行李，覺得很疲乏；故雖在此陌生的第一夜的山居，也和豬一般的熟睡了一夜。

早上給飛鳥唱醒過來，便看到玫瑰的朝暉、美化了幽靜的園林。潔白的野草花，也紅透了牠的花心，教人想起殘了的薔薇，撩動落花時節的淡遠的悲哀而輕輕嘆息。

午飯後——我無目的地走到屋後小池旁的竹叢下面。細細的波紋，正在和風淘氣；牠們見了我，是個喜歡玩耍的孩子，便和藹地邀請了我的影子一同遊戲。嫩綠的竹葉，「蘇蘇」的在議論我。片晌之間，這裏的一切，似乎都和我互相認識了。我便很高興地在這裏消磨了一個

下午。

啊！孤獨的我，是離開了人，——雖則是暫時的告別，然而這霎時的心境，已如死罪的囚徒之倖獲赦免，心扉掩住無限瘋癲的狂歡！我是多麼的快樂呵！我的快樂不是避「暑」，而是避開了「人」，走到這「空山無人，水流花開」的境界。

斜陽已經悲壯地宣告無力再撐持於西山，我不忍瞧到宇宙的絢爛的火花之幻滅，於是回到屋裏來。提起筆寫了一封信給C，說了不少牢騷的空話：說我是得到一個美麗的夏天，暫時擯棄了吃人的人。雖自知是個勞人，至多只能在此稍事勾留而已；然而這福份之於我，却連什麼美人香草也比不上了。心的傷，是蛇蝎咬傷的，還是荊棘刺傷？早就記不起了。但自然母親的懷中、甜甜的軟軟的擁抱住我這骯髒的行屍，就同兒時倒在母親的懷中時的經驗一般無異。還有，風吹

松樹，蟬叫桐梢，一切自然之聲，也都和慈母的催眠曲沒有兩樣。我是在求我生命的崇高的寄托。披雲裳，餐風露，都是我每天著作讀書以外的功課。滿足的心境，映出愉快之生！

同時，我對著這宏偉的建築，又想起萬里長城孟姜女哭骨的故事來：犧牲了多少的白骨？流盡了多少的鮮血？我是何等的可恥，却在這裏出賣我的靈魂？古來的英雄血，不就是盛大的歡迎會裏婦人慰問英雄的醇酒？時代的血花，何有今古？生與死，又是這般的渺茫！

★

★

★

★

★

寫完了信，已是黃昏；再也不能自己幽囚自己了，出籠鳥似的飛到亭上去。太美麗了，鳥瞰雄渾的錢塘江，起伏的波濤，婉如出發的征夫，想勒轉馬頭再擁抱愛人一次；遲疑著猶豫著的擾亂的思潮，愈壓愈激起了怒浪，在咒咀的弄人？看，西子湖，娟娟的西子湖，却縮

瑟地含情無語。那邊是。亭臺樓榭，這邊是淡月疎林；那兒是山脈，這兒是平原；漆黑黑的一團，綠油油的一片，惺忪的嬌無奈，慵慵的睡還醒！天色已經入夜了。

旗下營的燈火，直類腳下的星星（註）；崇高的寄托，期待著新的生機！

（註）是山頗高，有些星光在我們足下閃爍。

三 雨 夜

起來，盥漱完了，已是滿地太陽光。讀了志摩的「落葉」，頗覺輕鬆；陳源的「閒話」，也隨便翻了幾篇。更讀完胡適的「白話文學史」時，精神已陷入疲困的狀態，打盹了一會，便吃午飯。想來是戒了難吃的好處吧，飯量多增了一碗。

我的心，忽而頹唐起來：人是偉大？人是聰明？花之開謝，是自然之支配；聰明人却偏掉下愚蠢的淚。蚊王檢閱部隊，三重窗門關了抵禦，終於敵不住它們五次三番的衝鋒；結果不支，被和愛人滾熱的吮舌似的吮去兩口血。這是偉大的人受小生物的侮辱！恨嗎？太不公平了，有時人食別的低能動物，連骨都吃光呢。

晚膳畢，整理舊稿多時，倦了。大約是陌生吧，爲什麼老是睡不着？沙沙的細雨，和淡淡的月亮情味不同——尤其是山上，我興奮的披衣外出，意欲得到些書本上沒有的知識。一陣陣黑夜裏明亮亮的閃電，裂開了雨夜猙獰的面幕；看得我呆呆的癡了。然而又不禁笑了起來，——雨夜的怪笑，是強者的傲慢，懦者的恐怖呵！

忽然抖戰起來，使我緊緊的握著拳，襲人的寒氣，頗有點陵肌砭骨的威棱。這座城堡，給黑夜巨大的口啣著；而房門外還有一隻蜜蜂，還在針針不息的採著花蕊：與其說它是蹂躪愛的罪惡的天使，無甯許爲慰懃美麗的花魂；醜惡的人類的愛，果有這樣的真誠和熱烈嗎？雨夜，毀滅了光明的路牌，給你迷路，徬徨；雷聲掩住了你的呼喊！電光耀花了你的眸子！你已經是個聾瞶的羸疾者，還記起摧折了的枯枝下的花朵？沉思，我深深的閉眼沉思著：以爲人死了，物死

了，一切也都死了。愈想愈楞，愈楞愈想；我怎能溜出悲哀的幻網？更使我覺得耳熱了起來的是，人家正在努力的種樹，我却走來偷偷地乘涼。要埋去了虛僞和卑怯的羞恥，我又偷（根據「不問自取是爲賊」的信條）吃了一顆蟠桃。這桃，我髣髴嚼出汗和血來——春之努力，夏之榮華；假如是毒鵪，倒可掀開了這個網，讓我陶陶然的醉死。——

四 期 待

雨大約在破曉時份止住的，爲了昨夜編「曉影血痕」之後，一夜失眠；看了西瀛的幾十頁「閒話」，便假寐。醒來，覺得很煩悶，房內委實是太熱了。

昨天解放了一整天的領帶和鞋襪，十分舒適。但今天清早我便又「循規蹈矩」的穿的齊齊整整，預備著等候兩位小妹妹的光臨。呵！我今天是多麼的快樂呀！我在桃樹旁邊踱來踱去的走方步。一面安排著她們來了，這紅紅的桃給阿咪，青青的那個大的便給C。如果J來，怎麼樣呢？這裏只贖下兩個。我沒有見過J，伊的詩句是這麼的纖麗可愛；自然嘍，伊如果真的會到來，和藹的丰神，不消說是很瀟

酒的我放在我的面前，就似一隻羽毛豐滿的孔雀。

叮令一聲，鈴響了，我的神經抽縮得很厲害，三步併成兩腳的走過那條石砌的長路，和學生時代賽跑般的奮發。我恨築路的工人，把路築的這麼長，好像築的時候預備給我開玩笑似的。唉！我是怎樣的失望啊！不要說伊，連阿咪和C的影子也都沒有。響聲原來是惡作劇的天風作祟罷了。我失望的躺在地上，無聊地編了兩條蟋蟀草，聊資消遣。小小的一顆心，却變了一隻張開雙翼的鷹兒，迴旋的飛著，看來似乎逍遙，其實牠的惶惑如麻的思緒，尋求著充飢的東西無著底可憐，人是容易發現的。

紅的紫的，黃白相間纖細的小花。平常我是很歡喜的，此刻我却厭惡它們了；因為它們都在嘲笑我。

但我該得期待！我相信伊總會體諒我的心，珊珊而來的履行這聖

潔的初次相逢的約會。忍耐，忍耐地不要憎恨小花，它們不是笑我沒有忍耐性嗎？我拿起「若邈玫瑰新彈詞」來誦讀，低低的誦得入味兒了，却接到了綠衣人遞來C的信。

我不敢很快的拆開信來讀，虔敬的靜默了多時；伊人是不會下降了？

「Y Y 你所委託我的事情，我都一五一十的向J說了。恕我，我們有種種原因不能來、索性告訴你聽，這沒有什麼別的可以叫你疑惑的，我不是早同你說過伊是一個舊家庭中的新女子麼？」

喂！你有什麼妥善的法子可以打破伊的壁壘。

C的欲吞欲吐的態度，究竟是小妹妹的憨態，給我猜啞謎似的。上帝！你可知道種種原因是甚麼？昨夜的風雨，竟然暗示了今日的遭遇！上帝！請你勇敢的安排吧，無須再揶揄我以彎曲的命運啦。行刑

前的囚犯，誰還能欺騙與以天堂和地獄的安慰與恐怖？瘋狂了的眼
睛，烟烟的噴著熊熊的火燄，這火燄，哼！將燒平這宇宙。你不信時
，你還可以瞧到頹敗的灰燼哩。

我便問懨懨的過了這一天。

五 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醒來，惘惘的情懷，不知道怎樣才可以驅走了我的悵鬱的情緒。思維正劇烈變態：坐不安，立也不甯，讀書也沒有趣味，百無聊賴的刹那，伴著我的，是感傷的蟬；胆小的可憐虫，直叫到聲嘶了方才咽住。園中單牋下微風在流蕩。我這悲涼惆悵佔有了的心，當要怎樣消散啊！

散步吧，我開始作新的奮鬥。拖鞋的顫聲，却代了口頭的吁氣；又翻開了C的素箋，我不能看到些什麼了，正如被偉大的光榮壓住了心田一樣；剪不斷的閒愁，真使我看不出信裏的一個字。我竟疑心這是仇敵給我的捏造的一封信。我又像夢見伊如孔雀似的展開燦爛的羽

毛，在炫耀我的眼睛。伊和我談了些隔膜的話，便很融洽的假傍伊的雲鬢刺著我的臉，是多應溫柔的刺激啊！

「試看我這裏情懷轉繞，恰似雙飛蝶，

心恬意滿正飛來，點點與君夢魂接！」

詞句在腦子裏縈迴，反起了莫名的酸痛。淚潛潛的滲下來，是愁腸的酒吧？垂淚對湖山，想思淚也流乾了。

無情的時間的長蛇，牠真無情！爲什麼爬得這樣慢？每天祇能慢慢的爬二十四個鐘點，爲什麼一天不能爬二十四萬點鐘，匆匆的把宇宙的一切煩惱完全帶走了？

新月一勾，慈祥地吻著莊嚴的屋尖。我真是一隻人家以爲逍遙的鹿：迴旋著——迴旋著。

不要落膽，這不是絕望，絕對的不是絕望！只要有妥善的法子就

行了，是不是？

山中的氣候和景色，朝暮最爲可人。而多變的人生，直等幻雲；
灰黯的烏雲，又將泣數行下了。

六 天真的樂園

哈哈！弄人的上帝，又赦免了囚犯的行刑了。你，上帝，又從那巨浪的顛簸中，輕輕的停止了渠們的力量，顯示出你的不可抵抗的權威，使萬頃平波之上放出掩映的銀光來。

C來信叫我到她家裏去玩，今天她們的嚴厲的父親出遠門了，大約J也和天真的孩子們一起等著我：C太俏皮了，只是說，J說不定也會來。

我到了C的家，真是生平不曾有過的快樂。C穿了件紫羅蘭花的紗衫，一條銀色的褲子；窈窕極了。她的旁邊，是一個一樣長短苗條的影子；這影子，泛著兩朵紅雲在臉頰上，嵌著露珠一般晶瑩的眼

睛，還用說伊是誰嘅？

「Y先生來了。」阿咪見了我，笑嘻嘻的叫起來。

C介紹了我們認識以後，便興高采烈的領了我們同到她們的花園裏遊玩，使我失去了的童心和泯去了的天性，敏捷地恢復過來，什麼虛偽都消失了。

阿咪是個剛滿四歲的小孩子——C的妹妹。她有兩個小哥哥，大的叫阿德！已經七歲了：小的也比她長二歲，名喚阿牛。

「老虎來了，阿咪！」我指著遠處嚇他們。阿德和阿牛定神的聽了一瞧我手指著的地方，不約而同的齊聲說道：「你騙我們，沒有。」

「老虎來？……老虎來我打牠的嘴巴！」阿咪更勇敢的揚了一揚他的小臂膊，嫩而圓的一塊面孔，漸漸地紅起來和她身上穿的玫瑰色

的衣服同樣的可愛，這是表示她的大話的勝利。小朋友們都天真的一笑。

咪咪的家離我們住的地方約莫距離數百武遠，可以說是鄰居；她們的半古半西式的邸第，是建在同一的山中：而也就是同負盛名的富戶。她們的父親也正是個退伍的軍官，藉此以度其優游的歲月。這幽麗的園圃，雖則不甚廣大，可是奇花異草却植了不少；聽阿咪說，後面還有許多她最喜歡的大桃子，很甜的。

過了一會，「啐：啐：啐：」走來了一隻尋找母親的小羔羊，阿咪沒有打牠的嘴巴，而反哭了起來，是怕吧？她的伶俐的眸兒，同時射出蹣跚的光澤來；好像也有點難以爲情啦。

「你說打虎的嘴巴，爲什麼見了小羊兒害怕了」阿牛忿忿地問。
阿咪更窘了，沉吟了好一會，想出來的聰明答案是：「牠是羊，

不是虎，「紅潤的小唇，微微地顯露出弱小的心在欣慰的笑了。」

「格：格：格：」J和C也都嬌笑起來。

我忘了，這是急激的鐵血時代，我忘了溫柔的愛情；天真爛漫的孩子的平和，真是人間的樂園的消息，但願這純潔的愛普遍於殘酷的宇宙！

「好朋友！好朋友！」她們一同歌唱起來。倦了，阿咪要我抱她，並且命令我不得抱阿德和阿牛，似乎叮嚀我不要移了愛她的心。終於因為他們都挾著和阿咪一樣的慾望，竟用起武來。黃昏的美麗，添上孩子們的嬌啼，愈使人情移意遠。

我着見J和C許久沒有說過一句話，便訴說我這兩天的煩惱給他們聽。

忽然我的鼻孔流血，使她們都恐怖起來——爲了這是可怕的血！我

佯作很平常的一面用手帕揩血，一面打趣地問小朋友們可憐我不。

「可憐！可憐！」阿咪安慰我說。畢竟小孩子的同情容易喚起
啊。

七園丁

心境平復的多了。天氣也頗清新，烏雲都給蔚藍的天空戰敗不曉得躲藏到那裏去了。鷗鵲稚弱的聲浪，闢在風中掠過，使園中的岑寂有時打破。飄緲的山，籠罩在朝霧裏，如遠眺的西湖丰姿一般的不易描寫。

近來的生活，登高嘯傲，這「禁苑」便化作了武陵源。「一壺酒，一竿綸」，還嫌廁身塵寰裏，不容易做到如是脫俗超塵的事業。但單調淡泊的生涯，也不止今日始了。

善鳴的蟋蟀見了太陽，遂打斷了猜疑的歌。我挾著浮士德劇曲，一步一步的走了十來級，便登到全山的巔頂。心胸是古騎士般的高曠

在我俯覽渺小的萬彙的當兒，浮士德也渺小了。我像看見火山爆發以後，洪水汎濫著驚人的駭浪，如詩人的咒咀般淹沒了世界。然而轉瞬間，又恢復了目前的勝景；聖湖閉上睡醒的眼睛，恰想起「囑爛。紅絨，笑向檀郎」（錢塘江）——睡」的佳期，靜默地在等候詩人香豔的吟詠。

輕狂的我，曾經爲他們做紅娘，偶然回憶起來，仍不禁暗暗癡笑。我拿了一個玲瓏的小盒子盛了西子的幾滴香沫，跑到伊的「檀郎」前灌他飲了，再又帶回他的幾滴淚給伊。我自己認爲比得上禮佛燒香的吃長素積陰功，然後才能完成這重大的工作。

失修的草，參差的臥在亭邊；我愛席地讀書、更愛在綿綿的草地上給小朋友們在月下講故事：讚美人生永遠的春！可惜過去的眞美的生活，過去了的影子，徒然引起淺淺的惆悵來。這兒的草像針氈似

的，又佈滿著潮濕的朝露，使我不能晒下去遐思幻想，只得惘然別了石榴樹和桃樹，回到小屋的前面來。

沒有看完一頁書，園丁笑迷迷的走了來。他是個中年的人了：矯健的身體，赭黑色的面容，在兩眉之間，現著三兩條比裸體美人的曲線還要美的綫紋；笑時露出黃黃的牙齒；蓬蓬的亂髮，給他自己寫的供狀是「我是個勞碌的人。」他笑了一笑，再也不理睬我了。他精神貫注的修剪他的花木；它們的茂盛與萎靡，便是他的工作勤惰的表徵。在烈日之下，人家可以避暑，他却不得不努力栽培；他保護著花木欣欣向榮，所為的只是主人簡單的酬報——衣食住。牛馬般的生活，所換得僅此而已。雖然他的愛花木是有所為的獻殷勤，較之不動手的聰明的欣賞者是懇摯得多了。

他告訴我，什麼是茉莉，什麼是木蘭，什麼是什麼……。他的細

小到只是一線的眼瞋，裝上了異樣的笑容，彷彿暗示我四時都有鮮豔的花朵，花的榮辱，他可以負責。至於花之開謝，他是不會介蒂的。憐花悼花的人，比他還要平凡！這異樣的笑，於是加上了幾分矜持。

啊！雄偉的先烈們啊！他們是殉花的園丁！他們痛心花的受辱，更傷悼花之枯萎；於是拿熱血染紅了蓓蕾的美觀；將白骨換了顫慄的梅花的慘白。頭顱獻與他們的子孫——我們！他們滿以為花是向榮了；那知道早給荆棘刺傷了嫩芽，依然毫無生氣的延著衰老的殘喘。——該死的園丁！該死的活著的園丁！

閱了十多頁「閒話」，兩句俏皮話以外，沒有什麼所得。靜靜的在亭裏靜坐了許久，照例的用午餐。

享樂，是為享樂而來。擯絕了煩囂，最寶貴的青春底一頁，明知眼著日歷撕下來了，但用不著難過。花，你既知是不會永遠是鮮麗的

殘謝的落英，在迎風招展的枝頭，又何嘗不耿耿於凋零？嫩花枝，自然不是蒼老的落紅！記著！這時候是嫩花枝。

八 記憶中的月

我們的門，斜對著浙江潮；門外植了密密無算的翠竹，擋住了一切的騷擾；更難得的是物質享用和設備，較諸杭城的大旅館還要完善。帶點貴族色彩的生活，在上海和香港也曾嘗過，可是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別想死去的遺痕吧！此刻安適的心魂，好比野渡無人的小舟。旗下營的勢利燈光，閃閃爍爍，却做夢也休想照到這兒來。

雲霞讓了路給星光馳騁；星光自愧沒有旭日雄偉的靈光，偷偷的宣告了再會；新月頑皮的把斜暉摔了一交，嗤嗤的笑他無力。月，浴的後晚妝，又娉婷，又驕矜，讚美的詩人又瘋了。

又是月，又是夏天的月。W！記得我們看月的往事嗎？我終於回

憶起來了。

我是平安的苟活著，沒有死於國難，也沒有殉於愛情！

恕我！我現在再也不能忍耐了！三年來的緘默，誠然是太苦痛。你會接受這苦痛結晶的禮物嗎？

我忘不了，就是一生也不易忘懷！我們短短的一個月的友誼。不過，世情淡薄，世人是這麼的捨棄我了，不知道你還能夠信任我否？更坦白地說、你的記憶中，可還有一個我的印像麼？

回憶當我唐突的做你們府上的不速之客時，是怎樣的天真可留戀啊！你的幾位妹妹的腦子裏，想來也還有個可憐的我的影子吧，假如你向她們提及一個月下講故事的人。

啊！我是怎樣的難受！記得一天的夜深，我偷偷的淌完了淚，她們天真爛漫的走進我的房間來。見了我強爲歡笑的局促的樣子畢竟是

五妹最聰明吧，她用著安慰的音調，來慰藉一個在故鄉的你們的貴族的家庭中落魄的流浪人，問道：「Y先生，你為什麼常常要哭？」W！嗚在眼眶裏的熱淚，又如秋夜的冷雨般洒下來了。終於使我想到不堪回首的往事！那時候的萬種淒涼，到如今，又徒然多了一回不堪回首的往事罷了。

你真傻，W！我本來是個受過過量創傷的人，你又何必為我的不幸而同情？更何苦為我的悲慘而落淚！月光吻著你的秀髮，躺在我的淚眼前，曼媚的海灣，燈光，懶洋洋的對著我們；這一幅何等可愛的圖畫啊！

我們看月不睡，你的羸弱的身體，怎能耐這澆風夜露的欺凌？於是你愈加多病了。我真死罪——我源來就是個十惡不赦的罪人，雖然你是以聖神的教徒的大量來源有我。但我是個愛哭的孩子呀，你又何必

定要賠兩滴無謂的眼淚呢？

W！有一次他們要我同作海濱浴的事體，想必你是忘掉了？你可允許我把你久埋的舊夢重溫一遍嗎？爲了同伴們都是豪富的門第，我便聯想起自己的零落的家庭；我又在海濱的沙灘上愉快的哭了一場。你熱誠的勸慰我，唉，你的熱誠，只換得朋儕的冷淡的醜笑而已！於是我愈憎恨了人！但愈是孤獨，愈是愛哭。

無情的時間，流去了癡癡共舞的夜。我們是忍痛的分別了，也許是永別了！

好友，這別後三年中的顛沛流離的生活，我真不知道該怎樣描寫給你聽，而況你又是個多才善感的人！

我漸漸地明白，苦痛是人生的靈魂，幸福是人生的軀殼；那我自然不會再向命運求憐，來暴露我自身的弱點；可是，W！這是多麼的

寂寞啊！

寂寞，如夜半的荒坟。雖曾有過寒虫的哀鳴，飛禽的淒叫；而這些，都是清晨破滅的悲歌，黃昏慘傷的吊唁。

我厭惡上海是坟墓，走到西子湖邊來。可是，呵呵！西子湖不又是一個美麗的坟塋嗎？我——我是厭倦了。

假如我是一具屍體，放在坟裏，倒也可以得到最後的安息。不幸我是具走動的活屍，噯！走動的活屍，又怎能耐得住這荒坟的淒冷？尤其是良辰佳節，或中酒將醒的午夜，便是遊子受極刑的剎那，惹起無邊的愁絲恨縷：英雄夢，少年情，已隨荳蔻華流去，使我漸成爲失心的人；感覺也慢慢遲鈍到死了。

謝謝你，確實是感激得很，承你勗勉我努力奮鬥！你又說，你永远睜開你的眼睛待我成功。但是，好友，假定我是個豪傑罷，也早就

落了胆了。你的琴音，碎了我脆弱的心；你的磊落，令我敬愛，慚愧；你怕我離俗，你怕我自殺，一切，一切都如往日的落英，已化爲烏有了。然而你的熱誠，我絕不會報你像友朋般冷淡的醜笑！你祝我努力著書，我自知我應該自愛，略抒悶之懷。但，聽到的，是自己的嘆息！是被壓迫者的呻吟！是絕望的人們底呼喊！

我悵望著湖波，就當是值得紀念的海浪；除了幻覺，好友，還有什麼可以安慰我呢？

可是好友、請你忘了我吧！老實地告訴你，我曾經爲了極力想忘記你，將你給我的信都葬在西子湖了！我擺脫了一切的刺激，離開悲苦的羅網，借西子瀟瀟的銀波，洗淨了心版上的舊污！

寂寞，可怕的寂寞，哭吧，淚是乾了。就是迸出來的「淚」，怕也直等於「水」；蹉跎了難再的年華，我將永爲給人踐踏的落花！

三年來，忍淚佯狂，走遍了天涯，「靠山吃山，依水吃水」，毫無氣節的偷生；官也做過了。你當我還是顏觸一流嗎？忘了這骯髒的人吧，好友！我將是個永永含淚的人了。

W！我這樣的叫你，你聽見嗎！也許你早在甜蜜的夢裏了！惘惘的情懷，心灰意冷；臨風寄語，只有祝你珍重，祝你善用你自己的青春！

九 蛛絲

衣單露重，感到新涼了。纖弱的黃花，和殷紅瘦損的野卉，初生底生機，遙望竟若殘草。蔥蘢的山峯，嬌滴滴的湖沼，給一張灰色的幕遮蓋了，和冰著的魚一樣的不能動彈。結實的一團團，稀疏的一瓣瓣，是蒼松，是衰柳，其他的花木，勇猛果敢的迓迎朝陽；待到旭日璀璨了東方，黯黯無光的萬物，都還了他們一個本來面目；啼鳥也懶洋洋的試鳴了。

一株矮矮的全落了葉的小樹，掛着辛勤的蜘蛛所遺留的網，不毀於風，也不敗於雨；庭前兩隻雙雙寸步不離的白鵝，肥胖的身體，偶爾展開了作恩愛的戲弄，便把蛛絲戳破了幾個窟窿。

破壞！不要害怕，這破壞掩不去蜘蛛的辛勤。

多時不作詩，忽然技癢，作了一首「三條蛛絲」。

第一條蛛絲是母親，

蜘蛛是母親的孩子；

蛛絲斷了時，

孩子也就死。

第二條蛛絲是情人，

繫住你的魂靈，

慶你復活，

救你甦醒。

第三條蛛絲是什麼？

蛛絲斷了好像舟無舵，

不是母親，也不是情人，

却是一塊黃土堆成的坟！

做完了，頭痛極，便効行乞詩人苔薇士在簷下露天睡了一晚；却比在軍隊時的風味不同了。

十 開眼的盲人

太滑稽了，一位和尚清早來向我的朋友求官做。觀音從此不再坐蓮花了嗎？再也不願濟人登彼岸，「自覺覺他」了嗎？抑或捨不了紅塵，甘棄極樂世界而還俗？不，原來他還是革命的同志哩！失敬失敬！

「你的考卷還不壞，可是同事們都以爲你是和尚，恐怕將來又要離俗。」我的朋友說。

「本來我是不想來應試的；只因風聞以後和尚亦要工作纔有飯吃，這消息和從前共產黨的要共我們的寺產同樣的可怕！」他是自覺了

「民國元年我在我的表兄那裏當過馬弁，說起歷史來還是老革命呢。并且二次革命，差點連命也革掉啊！那有不努力「三民主義」的道理？至於我出家的原因，純然是畸人的末路而已。我在寺裏不是當弟兄，考不取是很丟人的，請你老人家提拔提拔則個！……」

哦！他頭上燒的十二戒，原來是爲了吃飯。脫了袈裟而換上皮帶，却是老革命因病出了家再逢時會而東山再起？呵！革命！革命的時代！

我不該對他持這樣刻薄的論調。他是生在丰年而菜色；從這兒我得到革命的結論，是吃飯而已。所謂人各有志，各人搶飯吃的本領不同，而各人所用的方法亦各異。老學究以爲「人心不古」，少年人以爲「人心不今」，爭鬥基於此矣。

吃過午飯，和工人對弈，他一連輸了二局。他未下之先，曾誇翹

過他的棋下的頗高妙，但交接到車馬臨門的時候，他便手足無措的倒起戈來。我不忍使他過份的難堪，第三局便讓他贏了。他的翹然自喜之心，是得到愉快了。

他是個愚昧的平凡的人。他差不多沒有盛額的時候，嬉皮笑臉的過他的牛馬的生涯。他從前也有過不安份的慾念，從前——就是現在也這樣想——極力挽人介紹他去投軍。可是他的門鷄眼，給一位連長看到了，說他最多祇配充當一名伙夫。於是他的軍人夢便失敗了。

他有幾分中國的保存國粹的先生們的態度，頗不肯示弱於人。他以爲人總是人，他不肯接受別人嘲笑他是如何愚昧。其實，他確是個可憐的開眼底盲人；他更不需要愛情，你和他說起女人，他的觀念簡直當是「翻經叛道。」他像一隻豬的長大了，自己并不知道究竟活了多少時候；他的生命的意義是食睡而已。

露珠落在和視線平衡的江畔的參天的老樹上；我臥在草地裏回憶
未經漂流的嫩萍底天真：我和愛羅先珂的眼睛一樣瞎了，看不到人間
的罪惡，恐怖。母親爲了兒子的前程，決定絕了光明的兒子，斷斷不
會有光榮的希望。純潔的母愛，開了兒子的盲目，換得的，是痛苦的
熱淚！呵，幸福的光榮？我就連那個開眼的盲人的幸福也不會有；孤
獨，煩惱，災難，都從我睜大的眼珠鑽進來！

十一 受傷的孤鴻

幾天來，時喜時悲，舊稿沒有整理過隻字。

畸零人枯澀的生活，就是血淚的縮影。在孤獨地追求美時，所得的却是醜，如何不忿悶？然而忿悶又怎樣呢？怕不應在兒時把傷心的淚泉哭涸了，現在的傷心却要借用狂喜時的淚。眼眶忽然又迸出熱淚來。淚為什麼要淌下，連我自己也不曾明白。祇不過擠到忍不住了，自然是流了出來，反覺痛快。

很不幸，心的變態，如其厭世的思想於青年是不幸的話，每每在熱鬧場中透視出來的更強烈。頹廢的月兒，給眼淚朦朧了。自問身世的失意，政治的黑暗，渺茫的前程，一切底一切，都容易恐嚇出我

的眼淚來。默禱與祈求，也不過如蘆葦經風似的太息歛歛罷了。

不知何自而來的一隻孤鴻，從空中跌下庭院後面，臥在一堆血泊中掙扎！中彈的孤鴻呵！你是中了獵人遊戲的瞄準的彈丸了。掙扎，是的，疼痛教你不能不掙扎，是不是？可是，火一般的彈丸會同情你麼？掙扎，你便是如此逐漸趨近於滅亡——滅亡誠然會掩埋了你的疼痛，恐怕也就是你目前所能得到的唯一的幸福了吧！

這兒感到怕人的寂靜，我不能不走了。但又走到那裏去呢？海濱有迴波的悲嘯。啊！不甘壓服的波浪，暴漲和驟落，或微微的起伏，你都會聽到嘯聲。

夜來爲蚊所擾，晚上不得不採用，「移民政策」，在我的朋友的房間睡了一會。（我的朋友因爲籌備某學校，每天都是日出而出，日入而歸的。）可恨嗡嗡的朋友也看破了我這政策，跟著我移，終於又

把我叮醒。舉目四顧，深院幽幽，直如悲涼之秋；鳴蟬的脆弱的鳴聲，那能驅去靜的佔有？正如午夜一閃的螢火虫的光，無計使黑夜變成拂曉。

愁思，又染紅了我的眼圈。

驟泣著，繁星在黑夜的山頂上面走動了，牠們的底下，是一個驟泣著的狂歌啞了的瘋人。

琳弟來書哀哀求我玉成他和C的美事。噫！不暇自哀的人，還有什麼功夫去哀人？

十二 權利欲的表現

唱了一闕粵謳，猶念茲在茲的追味著曲中的「夕陽戀住那對雙飛燕，斜倚在蓬窗思悄然」。如此情味悠然的句子，在文學作品中也不多見啊。這些粵謳應該在今日的文學裏佔著相當的地位，那是確無疑義的。

來了一位身上帶著孝的婦人，說要會我的朋友。

她等候得不耐煩了，便顯出焦灼的神氣來，說道「我的男人從前是當副師長的，生時和這兒的師長常常往來，夠多末好」！意思是「可惜現在不能再生了」。

「陣亡的麼？」我問。

「不，是給土匪害死的，還不滿半年；要升做師長快了，他却沒福；唉，這真是從那裏說起？……」聲音漸漸變了怨和恨。

我不能再和她談下去了，併且多時沒有下山，好動的我，再也熬不住寂寞了，遂決心「還俗」一行。

到了某學校，已經是十點鐘了。應試的人，大約都會受過軍事教育，（他們都的機械式的立正，行禮。）唐突一點說，就是他們似乎都有一點做劊子手的資格了。他們——應試的人——來的目的沒有明白的告訴人，但臉上顯示著隱約的權利慾，却已經替他們表示出。是會掠奪飯碗而來的。這搶飯碗是人類生存的大問題：牠有權力可以毀滅「大我」，牠是毀滅「大我」的急先鋒！生齒日繁，人浮於事；以經濟為社會之原動力，沒有錢的窮人，努力也得不到飽暖。看！那位留著東洋鬍子的先生，他的「枵腹從公」的臉龐，硬裝上個沒有充份研究

的苦笑。他的鬍子的歷史，當然不是爲了和愛人緊緊的抱住親吻時刺激懷中的美人兒，而老實是爲要保全「小飯碗」的莊嚴的表現。更有些滿抱著唯一的希望，帶了「黨國要人」的「薦天下豪俊之士」的介紹書，說明他是前方剛回來的身經百戰的志士，如何能幹，做過多少革命事業；如何犧牲，吃過多少槍彈。但是他們也只得帶回「事業」和「槍彈」的豐功偉績，此外便一無所有。於是使氣短的英雄，也不知不覺地淌下兩滴情長的兒女淚來。

我別了某校，抱著愛慕的熱誠去看C，原擬請她設法領我去看J。不料跑了一個空，只得和求差事失敗的人一樣，把愛慕和熱誠帶回來。晦氣不單行，我吃了閉門羹之後，不知所往的亂跑了一陣，如羔羊之入於歧路，增添了一身臭汗。回到山上來，就連搶來的飯也吃不下了。

十三 曼殊墓

一天的疲憊，等到太陽再出來散佈熱力之時，便又恢復了。太陽原是爲了蘇息一切生物的疲憊而沉下去的。彩雲鑲著它，擁高了它，同黃金嵌著的鑽石一般；燦亮的光芒，反失去了樸素的和諧。池邊的蛙也停止了鈍滯的叫喊了。

從家裏轉到幾封信，都是知交的肺腑之言，規我努力向上。最足引爲奇寶的，是我和琳弟和C合攝的將來的遺像，大家的影像都很清秀。我們好像是三角的戀愛者，而誰也不能猜出這個啞謎。他們認我的導師，要我指導他們去和黑暗勢力奮鬥；如果他們的好夢竟得成功了，那我的風頭之健，就簡直是慈悲的救世主再生了。但萬一遭灰色

家庭的反對而失敗，則我又怎能再老著臉去見他們？然而我可不能不大言不慙的慰藉他們，鞭策他們；至於結果如何，這祇有上帝能知道了。

回想起我們遊湖的幾夜，一棹青春，中流容與，這般幸福，恐怕不能再有了吧！

看畫報消遣須臾。洗澡後，欣賞小假山，覺景物甚可愛。登亭望旗下營，家家炊煙四起，但也有因為瓶無儲米而全無火氣的。晚間談了些關於智識問題的閒話，生活總算優游舒服。惜乎我不能奏樂，否則一曲清歌，消磨良夜，豈不是人間快心事麼？

讀了曼殊的詩，便聯想起在曼殊墓前議論風生的一幕來：

「英雄的詩人！」

「美麗的天使！」

「理想的完人！」

「……………」

我常常獨自划著划子，到孤山去。不消說我是訪才人。到了曼殊的墓，必爲之留連不能去；不論是晚風斜日，不論是月夜風晨，我必憑弔他一會。他的墓碑說他是廣東人，四十多歲卒。近來却被有「曼殊癬」的朋友，考證出他是一「拖油瓶」拖到中國來的日本種。那不是上人的不幸，而是我們的損失呀！

我愛曼殊極了，每於風清月白的良夜，坐在柳絲輕拂的斷橋上，追味他慰莊湜於橋上的故事。這真是可歌可泣的韻事啊！可是「我再來時人已去」，湖水漣漣，荷葉田田的裏湖，就伴著他的永久的詩夢。荷花莖梗上的刺，再也不能刺這位才情人了。他是安逸的蘊著熱淚睡在西子之懷。他有一般般最以歸計」的雪鴻女詩人，有離不開的

多情的未婚妻——雪梅，有捨不得的戀人——靜子，還有更足眷戀的姨娘和媽媽哩。然而他終於剃了他的頭髮，碎了他的心；「狂歌走馬遍天涯」，想是爲了厭棄罪惡的人間吧？

「夜迢迢，銀臺絳臘，伴人垂淚」的恨事，使他成了個千古恨人！

他叫妓侑酒，但同時又抱著「何心描盡閒金粉」的態度。他有時默默的和調箏人相對，悵悵無言；有時却「無端狂笑無端哭」，使旁人爲之失驚。

浪漫，浪漫！他於是毫不愛惜的他的行動的屍體，絕無節制的吃冰和甜食，或吸雪茄。可憐我們這位詩人，就如此患下了不治的病！我離開了曼殊的坟，悄悄的划到荷葉中採蓮花；刺，給我刺著了，然而總得採！採了一朵出平湖秋月。細雨代了晚陽的殘喘，絲絲點

繼著黃昏。曉鐘懶懶地在敲著沉沉的聲音。釣魚郎把羽毛浸在碧波裏，恭候著游魚上牠的長嘴。

這是去年秋天的印象。

我多少受過曼殊先生的幾分暗示，浪漫所得，幾首歪詩，兩行熱淚而已！身世之恨，依舊悠悠。

對鏡自照，雖說朱顏已改，但昂然的豪氣，却仍有幾分像慷慨悲歌之士。精神奕奕的武裝相片，更在含怒的督責我婉轉呻吟於鐵蹄之下，完全不思振奮抵抗的精神。臭皮囊，長爲沾於泥塗之落英哉？似乎雄勃的野心，還未完全死盡。這矛盾的靈府，才是「兩個靈魂！」

我們夜餐畢，同到紫陽山去徜徉了好些時，返舍握筆整理了一些舊稿，不覺成爲汗淋學士。

十四 惡夢

許多天沒有啖過西瓜和冰，咖啡店和舞場的滋味，更不消說是有動於中」了。可喜我們住的房子的建築和跳舞廳差不多，祇要倒些爽身粉在平滑的地板上，就可以翩翻的獨舞起來。舞？旁邊却少了一個含淚微笑的舞娘！

有人以為上海舞場的勃興，是大戰失敗後的柏林人表現主義的狂飈，是幻滅動搖的人心在陰沈麻木的圈子裏的本能的爆發。肉感的瘋狂，怕只能比擬於古羅馬人的醉夢的狂歡罷。

關於歌舞的文字，從前曾寫過不少。「舞娘恨」，是一首頗致愛惜的長詩。而每多跳一次舞，則必增厚新的興味：近來看到以上的論

調，却幾乎使我恐懼悲哀地懷疑起我的歌舞癖來。如其革命軍事勝利後的中國，和古羅馬人是不約而同的醉夢，這「肉感」的歌舞，早就可以敗壞社會的程序了，真的，少年人的瘋狂，也許會跟著羅馬人的顏唐狂縱而滅之！

一出庭院，便瞧見日出而作的工人。他挑着兩大桶水；水的重量約莫在一百斤左右，重重的壓在他的肩上。他看見了我，無可無不可的笑了一笑，兩隻門鷄似的小眼，却不能完全表現出他原來的喜怒。中國人窮會偷電減輕生活費；這可謂精神而兼物質的文明了。捱餓，尤其是中國人的美德！一百斤的水他可以用氣力担負；雜稅，苛捐，一切的憂患，他那裏來的許多心智去應付？冬天，寒無衣；夏天，汗如牛；他的命運還比不上一條狗。是安份嗎？我們不妨一口咬定這是無生氣的民族底麻痺！

綠衣人來了，送給我一封信。我看見不是伊寄來的，也不是C的，心就早冷了一半。但我看見他的信包是這麼充實，還有嗎；我接了信，希望夾著懷疑的眼睛問他。沒有了，事實代他回答。呵！綠衣人竟吞沒了一封香軟的蠟箋？我還是不能死心塌地的懷疑著，綠衣人的子也不知那兒去了。

啊！太煩悶了！單戀的人，無時不陷在苦悶的戀愛中。我並不因美人的家是毀滅的門而害怕。鵝毛月的海邊，黑夜的影子裏，晨曦炫麗的花間，玄祕的「大自然」中，不管是笑靨，淚痕，盡是生命的真義！柔美。G的和藹的丰神，永含著。恆久的微笑。這微笑，啓發生之努力與平和；同時也就閃爍地反射出對面的黑影！疲乏和暴躁。沉醉的東風，妬不了這飄飄然的溫！迴環地思索的過分興奮了，深睡在惘惘的黃葉下，請莫隨意踐踏頹廢了的落葉！柳波焦黃的葉兒，

呵！昔日曾與冶豔的桃花爭榮獻媚於柔和的春光，也曾愛過擁有最高權威的自然母親的特殊的恩寵的啊！

做了一個黃葉般的惡夢，夢著猶猶的一羣怪獸，它們獠牙的舞蹈著慶祝它們偉大的勝利：驅散了一對弱小的粉蝶。還在咆哮的嗶道：「摧殘了你們便怎樣？侮辱了你們便怎樣？」同情迫我忿怒。強暴壓力下的犧牲者，負傷淒惶的求救，這明明不是兩滴淚可以避免的災危！粉蝶的淚是褪去光焰，是負傷了！

怪獸在猖狂的勝利裏，熱淚也一樣的走動在牠們殘酷的眼簾？我祇能忿怒！這是夢的國土，這是醒的人間！多感的我，驀然引入絕望的冰雪淵谷，淒淒地憶起人類有殺人的惡魔，也有慈祥的看護。假定是一個士兵吧，給敵人帶了一顆子彈時，那便可以得到看護的安慰。但，他是一個殘廢的人了！而他所得到的同情，也就是手中沒有了槍

……這綿邈的夢，我願牠永永不會覺醒。清風吹，太陽晒，雨點打，月亮照，都驚不醒！可憐夢終於迷迷糊糊的醒了。醒來了，泉澗的流水仍是涓涓，如笙簫般的細韻。潔淨的悲風蕭蕭，夢境和醒仍是一般的綿邈。

讀國本田獨步集，心地稍爽；既而跑到山上來，暮色蒼茫的花，已經離開了枝幹而生存於空間，枝幹的輪廓，煙霧給迷離了。

十五 失了南針的船

雨點打在上丁年紀的榆樹上，成爲淚水；落在鳳仙的細瓣上，便是甘霧；雨是止住了。

窺西子梳妝後，遂開始研究花草，形形色色都採了些來珍玩。我是不懂植物學的，研究的結果，形式上是零加零，等於〇。新生的剖開的鹽鴨蛋黃般的旭日，和一株老樹同壓著錢塘江，淡紫淺紅的酒渦，蓋住了灰黃的路燈，風姨也騰雲走下了園林。

飄搖的心，衝突的太苦了。對蘂螢映雪的讀書人，我們太慚愧了。該得下一會埋頭窗下的苦功，另求新的憧憬；從黑暗中找出一條比較平坦的康莊大道來！那就得拋棄了傷感的情緒和無聊的慾念。你

記起愉快的印象，不是忸怩的詞句所可掩飾；苦痛，也自然不是美麗的詞句所可欺騙。看！對峙的南北峯，它們曾接過多少回地殼變遷！進，向前面進！在庸懶的人的面前，已經是努力的人底背後了。在短促的生裏，犧牲，是強者的復活！園丁們的血汗，酬報是花，果；自由的人，不怕法律，但該受良心和理性的裁判！

太沒有勇氣於生存，蚊虫叮了一口，便要從渺乎其小的刺激而震撼起悲哀。是的，我厭惡嗡嗡的鳴聲，但我不能私自佔有偌大的世界！直到無計擺脫的煩惱，好似蔓草的綿延。無可奈何的借酒來染紅清瘦的臉，酒暈消了，臉還是清瘦的。

父親！兒子是太不長進了，但決不敢忘懷你的嚴厲的訓誨！決不會忘了你豪邁的交與我的「家聲」「門楣」：着了你前進的一鞭，像是受了創的野馬，受了創也從沒想過從此不再馳騁角逐。奄奄的回

頭太息了，那又立刻覺著父親說過是太卑怯！呵！我懺悔！你面上莊肅的綢紋，是衰老了，也向未笑逐顏開過——苦苦的笑了，也終不肯換上鄙懦的呻吟！

啊！航行汪洋大海，不幸失去了羅盤的船，悲壯的呼號，雜嘈的哭聲，親切的叫喊，絕望！船兒是觸了暗礁，更怕人的是「海嘯」！無奈的禱告，祝福，如果神靈要呵護，自然會顯示他們的神通去救舟中人出險，亦無須你所求平安而狂熱的歌唱，舞蹈；船夫們，爲甚麼事前大意你們的南針？

喂！趕快堅定的繫住你原來的信念，毋使你的心和那故事裏的船似的飄蓬喇！

晚上去訪K。

「F給人暗殺了！Y！」驚奇的目光，是我的！驚奇的聲音，是

她的。

「那個？什麼！」驚奇的聲音是我的，驚奇的眼光是她的。待到她說明了模糊的已往底塵影。

唉！在這個年頭兒，你們只有相對婉惜思想之害人！

霧裏底雲，又溜下斜雨；讀英文一篇，續編蝶影血痕，筆倦，乃就寢。

十六 我的宗教

從山麓的紅泥寺發出來的鐘鼓聲，有如仙樂嬌嬌；焚香虔敬的信徒在禮拜？他們的聖潔頂禮，願化作一泓洗心的仙水，滌滌那污穢蛀腐了的塵世。科學先生叫醒了迷夢似的宗教的信心，惡魔的慾念愈發緊不住了。恐怖著渺小的生呵！怎能祈求到最後的昇平？

我不敢盡信人類的戰爭，是和平的熱烈洗禮爲至理。歐洲大戰帶來的筋疲力盡，總該和平了吧，這麼悲壯熱烈的洗禮？然而，太平洋的戰雲，如今又密佈起來了！朋友！你要問「西方」在那兒，是的，所以你們去掉暴戾的動機與行爲。慈悲，你們從慈悲的信念做起。爲了無限顆沉溺的心，你們想拯起不論是同類或是仇敵的話，那又應得

先拯救你自己。假定你走失了路，只要你能夠捱耐，你走下去時，到的是「東方」，也不會使你們怨艾而失了極樂！「心即是佛」！走路的朋友，不管迷信它，抑或不願知道那去處，至少，它是句不會欺騙過你的名言。

決心走吧！再不要依戀無可依戀而依戀著的田園！饑餓，如其不失節的受餓，至少也是堅苦卓犖的人之所爲。這樣寄人籬下的苟安生活實在太卑污了。你沒有力嗎？祖母遺留含恨的慘笑便是「力」！爲什又瞻前顧後的徘徊著？偉大的天才，常常在饑餓中的。不需要同情，而且也確乎沒有同情！去，沙漠，絕壑？不是可以避開快臨的災禍？喝兩口乾淨的泉水，沒有泉水，便喝露珠，不是可以消滌憂鬱的心底恥痕嗎？這便是我的宗教。

縱使姑娘的心腸，女郎的肺肝，爲你寸寸斷裂開來：你不過瞧到

飄蕭的白髮罷了！

尋求沙漠裏的綠湖！做個孤獨的靈魂？

但，溫柔的情絲，牽住一個心願埋葬的美夢：快樂的興奮，在腦袋裏走了一遭；悲哀的，是過去太膩人了。

我的悲哀的幻想，又在飄飄然了啊！

十七 家駿君，你竟這樣的死了！

接到Q從上海的來信，知道一位同學的死耗，我的心不禁突突的跳躍起來。

家駿君，你竟這樣的死了！

——一個青瘦的影子，幾句強詞奪理的俏皮話，快捷地在我的眼睛和耳鼓裏閃動了一會。

接着，我把他寄來的一份校友們追悼家駿君的專刊，翻了幾翻，裏面琳瑯滿目的全是些哀咧，哭咧，嗚呼咧的東西；我因為一時沒有眼淚，所以不曾把祭文熟讀，致未能了了於家駿君逝世的年月日，和所害的是什麼病，便頹然提起筆來預備登兩句牢騷。

家駿君，姓莫，度東人。約莫距今六七年前，我們是在同一學校的同級的同樣頑皮的小學生。家駿和我均以滑稽名；因為我們同嗜足球、同好戲劇，而又朝夕聚首一堂，有說有笑！雖則我們都是人家瞧不起的窮學生，然而不能不說是幸福的童年生活，故印象至今猶未盡忘。家駿是個熱心的人，他在學校市裏頗著了些勞動。那時，他很博得師友們的歡心，因此他碰見同學的時候，多於是快樂的說笑話，開玩笑；然而轉眼我和他分手了，各爲麵包奔馳而分手了。待到兩年前後相逢的時節，他除了依然是一副青瘦的面貌，較前益形憔悴了。俏皮話呢，再也不會出自他的鋒利的舌尖。他，他呵！已經是一家小店舖裏的掌櫃。失去了豪興的他，已不是曩時的他了。見了人，像是初次登台演劇一樣的腴腆，很有點自慚形穢；從此，我們又各走各的路。我們的感情，因而也就日漸冷淡起來了。

同學中，雖然顯達成功的頗不尠；算來綜是沉淪於平凡的人海中的較多，我在沙漠裏帶著駱駝徬徨，掙扎了好些時，飽受了多少的風霜雨雪？早教我深深的認識鬼火的人間，不是「瑯環福地」！自那天瞧見了他的踉蹌呆滯的行動，更使我自己感到飄蓬身世之可悲；誰料在我放浪形骸的當口，他竟先我而捨棄醜惡的塵寰！

做不幸的祭文式的文字在我的經驗中，這僅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哭葉淑顏女士，那時還有淚。）淺薄如我，又怎能傳人呢？家駿君雖曾有過救國的宏願，救世的野心，結果他只成爲一個含淚的小商人，欲冀「文以人傳」，亦可謂「緣木求魚」。不過，不管他的「靈」是在天還是在「地」，我對於他的死，總是不息的在胸膛裏迴旋：家駿君，你竟這樣死了？

家駿之死，實在是很可憐的。不是可憐他的青春夭折，而在於他

是「玻璃香爐」(註)。他身後的蕭條，更貽他的淒涼的慈母以無限楚痛！寫到這兒，恍恍惚惚的如見了他給科學先生鎗斃了的「鬼影」，恹恹恍恍的又像聽見他的白髮娘的不忍入耳的嚎啕的聲音，啼：饑餓的生活之鐵輪！

歲月催人，恨縷愁絲，稀了我青青的兩鬢。家駿！記得兒時曾天真的心許爲生死交，曾幾何時，我是「生」著，你是「死」了！你的死，反映著我的生，終於使我悽然失聲痛哭：我的亡友呵！從茲明冥異路矣！

生？——死？

十八 幸福之夜遊

蘇堤被曉色罩著，含煙的衰柳，成了一幅飄逸的詩畫。如此聖潔的風物，誠不可信爲人間有。「雄鷄一聲天下白，」朝陽又洩漏了黎明的神祕。

嫩竹葉的耳語，蘇蘇的謠炫於人，是甜甜的生機的流瀉，是輕鬆底熱情的低唱。

幸福之日到來了，丁和我登臨極峯，晚陽送歸帆，雲霧截斷了玉皇山，罩蓋了植樹節的紀念碑。湖腰擲出幾處蜿蜒的莊，以太佈著戰慄肌膚的冷空氣：時序是新秋了！榴花，瞞上了她的眼睛，似乎妬桂花將要放迫人的芬香。

和J共遊後告別了。一夜不能安眠。途中又爲野犬所驚時明天是和這兒別了！我才驀然想起。一月來的閒居，計劃要整理的舊稿依然沒有脫稿。除了美麗的夏天而外，所得的是一個獨幕劇——花后而已。

輾轉思維：遂握筆做了首紀念J和我的萍水緣的詩，此調不彈久矣。

黑夜有兩個人影，

印入湖心，映在岸濱；

夜靜——

只聽下你吃吃的笑聲。

糖的甜蜜，請嘗一口，

是初次共遊，」

遊何必帶糖，

可是要調和苦苦的別後？

怎的使你漸漸地失悔起來，

在佛地，在夢境？

你道：「今日算斷了不復磨續的夢吧，

務望你這樣恕我！」

你又說：『請你別再癡癡，

我原是個薄命的女子。

謝你惠我雪白的愛，

感你給我純真的心！」

世泥的姑娘呀！

我也要請你恕我悲污的誘惑，

卑污的誘惑呵，

不赦的利己底罪孽。

蒼蒼的天色灰黯到將荒，

恢恢的大地陰森到將老，

地老天荒，你我的愛情，啊！

將和灰色民族的健康——一般的茫茫！

秋風吹動你的秀髮，

秋雨打上你的桃頰，

我的髮辮是透濕，

我的臉顴是死白。

「冷嗎？」

「心中在燃燒。」

你溫柔的發問，

我親切地回答。

忽而朦朧的月到了曲院風荷，

你莊肅的臉上始浮了個笑渦；

妖魔怎能纏絆你的靈性？

上帝呵將永呵護你創傷的詩心！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初版

▲美麗的夏天▼ 全一冊 定價大洋三角五分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嚴 夢

出版者 大中書局

印刷者 大中書局

分發行 各省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交通路口
大中書局

總批發所

上海馬路
三二一號
大中書局

